

◎往事情怀



母亲的韭菜盒子

刚走进老家院子,母亲就从厨房迎出来,两只手沾着面粉,“知道你今儿来家,我去菜园里割了些韭菜,晌午烙韭菜盒子给你吃。”

我从小到大就喜欢吃韭菜盒子,家里的菜园里常年种着一方韭菜,我知道那是母亲专为我种的。每次我回家,母亲总要为我烙韭菜盒子吃。

记得我7岁那年,冬天感冒高烧得了肺炎,在乡卫生院住了三天,父亲哭丧着脸说:“没借来钱,回家慢慢治吧。”母亲只好把我背回了家。

回来后,母亲从赤脚医生那寻了方子,给我治疗。

日子穷的滴水成冰,家里唯一生蛋的母鸡,在门口咯咯要吃的,母亲上前要抓住它,杀了我炖汤。

父亲自外面进来,“这鸡不能杀,留着生蛋换钱贴补家用!”父亲的话很凌厉。

母亲当时就松了手,那只鸡侥幸活了下来。

“丫头,你想吃啥?妈……做给你吃。”母亲声音哽咽着,眼睛噙着亮晶晶的泪花。

我舔了舔干裂的嘴唇,低低地说:“我想吃韭菜盒子。”

这句话说出去的时候,我拿眼扫了下这个一贫如洗的家,心想,什么时候才能过上好日子啊?

母亲在屋里院外走了好几趟,解了粗布围裙然后出去了。快天黑时,母亲回来了,手里拿着一把绿油油的韭菜!一脸喜色地对我说:“韭菜买回来了!丫头,妈这

就烙韭菜盒子你吃。”母亲围上粗布围裙,转身去做韭菜盒子。

我清楚记得,那顿韭菜盒子,一只只像极了弯月亮。母亲问前院三婶借了一瓢白面,擀成薄薄的皮儿,磕了一枚鸡蛋合在馅子里。

烙好的韭菜盒子两面晃着黄澄澄的锅巴,装在盘子里,放在饭桌上。母亲说:“吃吧,趁热吃。”

我吸了吸鼻子,望着父亲的脸。“你们不吃,我也不吃。”

父亲一直是条硬汉子,这一瞬,他竟落了泪。那晚的韭菜盒子真香,以至于多少年后,蓦然回首,我的唇齿间还流淌着那天的韭菜盒子香。

多少年后,我才知道:那日母亲绕着屯子转了几圈,不得已叩开队长家的门,向队长两口子借了两块钱,步行去几里地外的乡里买回的韭菜。这件事像一棵树牢牢地生长在我的生命中,随着岁月流逝,春华秋实,我的空间满是母爱的韭菜盒子香。

“天冷了,多穿点,上下班别冻着了。”母亲的话把我从回忆中拽醒,我摞下背包,挽了挽袖子,对正在剁馅的母亲说:“妈,我来吧。” 文/张淑清

◎城市动画

叮叮当当的日子

叮,当当,叮叮叮……刺耳的声音又一次传来。自从传达室里换了个老头,我整天被这种噪音骚扰着。也不知道他一天到晚在那个破旧的屋子里修理些什么。

我对这个喜欢敲敲打打的老头实在没有什么好感。上班下班路过传达室,我必定用最快的速度穿过,因为实在受不了那令人抓狂的声音。那天,我到楼下散步,看见他正半蹲在地上,锯一截木头。我正要加快步子,他忽然抬起头,用胳膊肘拭了一把汗:“吃完饭啦?”我环顾四周,见没有其他人,才确定是在跟我说话。出于礼貌,我应了一声。“能搭把手吗?”

他有些不好意思,“帮我扶着点,我把这个楔到墙上。”我还没开口,他已经做好了准备。或许在他看来,这不是一个请求,而是一个不容推辞的客套。按照他的要求,我伸直了胳膊,扶着那一截刚被他锯断的木头。

叮,当当,叮叮叮……熟悉的声音在我耳边炸响,我禁不住问:“大爷,你弄这个干什么啊?”他边敲边回答我:“装个镜子,我在屋里吃个饭啥的,也能通过这个镜子看到咱们家属院的过道。这样,来个生人啥的,都能在咱眼皮子底下了。”“买个不就完了吗?还费这个劲干什么?”听我这么一说,他连连摆手:“嗨,咱又不是不会做,前几天大张家的镜子摔坏了一个角,直接扔垃圾箱里了。我加个大点的边框,正好遮住它,一举两得!”他的话语里充满了自豪。不一会儿,镜子装好了。他又让我到屋里去,给他帮忙看看是不是正好反射到整个过道。他在外面一阵调整,没过几分钟,终于大功告成了。

我这才来得及看他屋里的布置。根据不同物品的大小、形状不同,他分别设计了不同的多宝阁。更让我吃惊的是,锅碗瓢盆竟然也可以放在墙上,而且每个部分还安装了可以升降的纱窗!乍一看,真像是个艺术馆。看我有些吃惊,他倒有些不好意思起来:“这个房子太小啦,根本就沒地方放这些东西……”真是个人才!我暗自惊叹。原来的传达室可不是这样,房子本来就小,物品堆得满屋都是,以至于连个插脚的地方都没有。现在真是不一样,同样的面积让人感觉大了好几倍。

“我没事就爱敲敲打打,总感觉这样的日子过起来才有滋味。”敲敲打打的日子才有滋味。说得多好!还记得小时候,爷爷、父亲都爱敲敲打打,小到凳子、桌子,大到橱子、柜子都是他们自己做的,别提有多结实了。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爷爷会修理自行车。什么补胎啦,紧链条啦,都不在话下。而如今到了我这辈呢?插头坏了,都得请人来修。不请又有什么办法呢——家里连

电笔和绝缘胶布都没有。

“趁着天色还早,我弄弄这扇门,这两天老是关不严实。”他打开工具箱,锤子和螺丝刀相互碰撞,发出悦耳的声音——叮,当当,叮叮叮…… 文/翟杰

◎昨日重现

勇敢女儿胆小妈

小时候,家住在农村。打雷的夜晚,妈妈常常摸进我的房间,坐在床沿边,含笑地问:“怕不怕?妈妈陪你睡。”

“不怕。”话音刚落,一道闪电亮起,紧接着,“轰隆轰隆”,一串炸雷响起,地动山摇,屋瓦似乎都被震落了。吓得我赶紧搂住了妈妈的腰,把头埋在她的怀里。

妈妈用右臂搂着我,左手轻轻拍着我的背,不说话,她的身体也在微微发抖。我更紧地搂着她,心里想:妈妈也怕吗?

妈妈胆小,不怕才怪。

闪电像雷公的眼睛,眨呀眨的,突然间,一道亮光骤起,像探照灯似的直射进来,紧接着,一道炸雷暴烈地响起,我们的屋子似乎被掀翻了。

妈妈身上一颤,爬上床来。她伸手在枕头上一摸,问我:“猫呢?”

“出去了。”我应道。花猫每天都要跳上床来,趴在枕头上,将头拱在我的脑袋边,热死个人。

妈妈坐起来,自言自语道:“下雨夜猫跑出去,不是好事。”

“迷信!”我笑话她,“管猫干什么?”

电闪雷鸣,谁也睡不好,妈妈有一搭没一搭地和我说话。我正处于叛逆期,颇不耐烦地敷衍着她。

忽然,黑暗里响起猫咪低沉的“呜呜”声。

“开灯开灯!”妈妈的声音都吓破了。

“打雷就停电,你又不是不

晓得。”我拧亮电筒,没好气地说。

电筒的光射到门口的猫身上,我也吓得变了声。

花猫嘴里,叼着一条小蛇,两个东西正在搏斗。小蛇绳子粗细,它鼓起身子,紧紧缠在猫儿腰上,硬生生地将它勒小了一圈。

花猫狠狠地咬着那条小蛇,将头伏得低低的,“呜呜”地咆哮着。

“快!快!赶它出去,它想跳上床。”妈妈半跪在床上,浑身发抖,双手乱挥。

“我,我……”我又急又怕,一把将电筒塞在妈妈手里,顺手操起床边的棍子。

“不要用棍子,蛇会缠上来。”妈妈惊叫。

不过,棍子对猫儿起了作用,它被赶到了衣柜旁边。

我趁势跑出房门。

“你跑什么?”妈妈的声音里,带着绝望的哭腔。

我冲进厨房,摸到火钳,返回房间来。

花猫又跑到门口,蛇缠得更紧了,眼看花猫落了下风,“呜呜”声里,满是乞怜。

“电筒照着。”我冷静地命令妈妈。

光圈里,带着花纹的蛇身,绷得紧紧的。花猫几乎要窒息,它不敢松口,抬起头,眼睛里汪着眼泪。

我张开火钳,不断移动脚步,瞅准时机,猛地插了进去,夹住蛇身,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捏死火钳。

“缩,缩肚子!”我命令花猫。猫儿听不懂命令,看着我。

“缩,缩肚子!”我急得要跳。

猫儿居然懂了,它缩了肚子,又松了口。

小蛇大约被咬伤了,一时之间竟没有任何反应。

“开大门!”我命令道。

妈妈抖抖索索下得床来。我们母女俩配合着,打开大门,冒着雷雨,将小蛇狠狠地甩进了稻田里。

那夜以后,我便走上了女汉子的不归路。 文/李书霞

手机 掌上 微厅 网上 个人 短信 营业厅

短信营业厅 发送“10086”至10086 发送“11”至10086轻松查业务 发送“22”至10086轻松办流量

扫描进入掌上营业厅 每日签到送5MB 积分抽大奖, iPhone7等你拿 2元300MB流量日包限量抢购

扫描下载手机营业厅 幸运大转盘抽流量 充值9.98折 新人有礼送500MB

最新优惠资讯 扫描关注内蒙古移动微厅

网上营业厅 www.10086.cn

便捷服务 指因有你 交话费 查账单 转资费 查流量

